

台語指導是在「指導」啥物？台語影視節目製作交流談紀錄

時間:2023年 9 月 23 日 (六) 14:00-16:00

地點: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表演廳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46號)

主題:台語戲劇ê氣口:戲劇節目交流座談

與談人:周美玲(《弓蕉園的秘密》、《流麻溝十五號》導演)

林木榮(《鎗聲》、《無罪推定》製作人)

林良儒(《聖誕夜奇蹟》、影集《做工的人》等影視作品台語指導)

廖淑鳳(《逐工一句》、《鹽水大飯店》台語指導)

黃舒湄(《此岸彼岸》演員、《阿波羅男孩》對白指導及演員)

主持人:鄭家和

◎以下是紀錄全文

公視台語台台長—呂東熹:

台語台已經四年多了,為什麼要辦這個交流會呢?因為有人會好奇台語指導是在指導什麼?怎麼指導才好?今天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出意見交流,讓我們的劇組未來可以參考。

主持人鄭家和:

先邀請周美玲導演和我們分享你製作這些作品的感想及遇到什麼困難?

周美玲導演:

不管什麼作品,要想吸引觀眾進來看、相信我們拍的畫面是真正發生過,第一個考試就是「語言」。

怎麼讓觀眾相信1953年的綠島真的有這麼多語言的存在?拍電影、戲劇之前,劇本交給電視台審核,他們看的都是華語,他們看的時候不會想到角色是講台語或是講廣東話。但是身為導演得先思考過語言,所以我請了十幾個語言老師。我沒辦法自己指導,但是能夠判斷畫面的真實度是否足夠。

《流麻溝十五號》預告片的最後是一段基督徒的祈禱文,一開始語言指導說要翻得生活化,我說祈禱文不能生活化,這是不同的層次,最後請了一位長老教會的牧師來翻譯。

主持人鄭家和:

接下來邀請林木榮製作人分享你在製作台語戲劇有遇到什麼困難?

林木榮製作人:

我做戲劇的原則是無論電影、戲劇、廣播劇,語言都是一種工具。就像導演所說,我們要怎麼用語言讓觀眾知道這個角色從哪裡來?

我早期是劇場出身的,本身也當過演員,所以我做戲劇的原則是從角色出發。角色要怎麼生出來?有兩個部分。一個是用寫的,這就交給編劇和導演處理。另一個是演員拿到腳本以後要怎麼讓角色活起來?用身體表演、用嘴巴把台詞講出來。台詞無論是什麼語言,我認為要和導演討論這個角色原鄉是哪裡?對戲劇來講,所有語言都有藝術性。

我這兩年做比較多台語的戲,我小時候跟著媽媽看的歌仔戲多麼好聽,覺得講台語其實很文雅,為什麼這個年代會覺得沒文化?我做台語戲之後發現,台語美的地方因為我們平常沒在講就不記得了。

《鎗聲》的台語比較單純、好處理,《無罪推定》是法律戲,法律用詞用華語都不一定說得好了,還要說台語。華語翻成台語要不失準又要聽得懂,這是我這幾年做台語戲劇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主持人鄭家和：

接著邀請林良儒老師分享戲劇中的台語指導會遇到什麼樣困難？

林良儒台語指導：

每齣戲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劇本不是用台文寫的，翻譯的過程要靠經驗，可能一句話有好幾種講法，這就是台語的語感。我們遇到的困境是劇本要怎麼寫？如果完全寫台文，最大問題就是演員、導演、劇組都看不懂就無法準備，這是一個現實，如果要大家都看得懂台語文就需要大家都受過這個訓練，不必再翻譯，語言的美就不同了。

演員遇到的問題是沒有人幫他翻譯，只能自己照字讀。希望慢慢從國語劇本開始有台語劇本。可能要有一個過程，比如上面一句台語、下面一句中文。兩種都寫可以讓演員輕鬆些，這是劇本可以改善的地方。

主持人鄭家和：

接下來的廖淑鳳老師是戲劇《鹽水大飯店》和知識型節目《逐工一句》的台語指導。也要請老師來分享兩種不同類型的台語指導有何不同？

廖淑鳳台語指導：

我是台中后里來的，我是鄉下人、年紀算是大嬸，我就用這個角度來處理所有台語劇本。

先說《逐工一句》。我本身是國小台語老師，我認為很好的是這個製作已經變成教學資源了。幸運的是劇本本身就是台語的，所以我只要注意音有沒有跑掉？語法正不正確？變調有沒有錯？

《鹽水大飯店》是戲劇，就不一樣了。我接下這個劇本的時候說我要把它改成台語，鄭文堂導演也隨便我，他本身台語很好，所以他能夠理解。

我覺得要考慮語言的正確性，因為未來可能會變成教材。另外就是口吻，觀眾的接受度如何？這也需要考慮。

希望大家都能夠接觸台語文。不會沒關係，就一次次的學習，我們也在現場讓你問、再說一遍給你聽。

我的想法是我直接給你台語的劇本，所以有一個過程叫做「讀本」。《鹽水大飯店》台語的部分絕對寫台語、口吻要正確，我也會唸一次當做試演，再看要怎麼改。

主持人鄭家和：

黃老師是對白指導，也是一個優秀的演員，所以想請教老師以自身為例也好，怎麼來帶領這些演員？

黃舒湄演員、台語指導：

我以《阿波羅男孩》為例。我會稱呼自己是對白指導，對白指導和台語指導的差別在於我自己是做戲劇的，所以我會注重戲劇情境和角色分析，台語的正確性會再和台語顧問做配合。

《阿波羅男孩》有兩個特色。一個是現代戲劇全台語化，時代劇全台語大家覺得很正常，但現代劇編劇、導演往往會覺得全台語不合理，但實際嘗試後的成果是很自然的。第二個是演員表演的對白語言和轉譯文本完全相同，就表演的專業來講，語言是表演的工具，工具愈多、表演愈彈性，反而不會變成侷限。所以《阿波羅男孩》包含翻譯文本、演員練習，有很長的前置時間。把語言內化成自己的，就能依原本編劇的意圖和語境去詮釋，表演也可以有彈性。

我做台語對白指導有三個原則：

第一，劇本原始的意圖和意思一定要掌握，過程中也要和演員、導演溝通討論對角色的看法。第一步要做編劇對白書寫的分析，我大致分為口語化和抒情性的。剛拿到的劇本會是華語版本，華語的正面意義和反面意義有時候會和台語剛好相反。抒情化的語言會大量用在旁白，我們要知道編劇在寫這個語言時的情感是什麼，再找到最合適的字。另外，學術性就要做田野調查，因為早期真的有醫生律師是用台語溝通，跟華語再轉成台語的思考不一樣。

第二，避免語言標籤化。這就是《阿波羅男孩》做全台語的起因，以往我們因為台華混合講，很自然學術性的語言用華語、吵架用台語，語言標籤化就出現了。我們為了避免這件事情，就用全台語去做。

第三，發展新台語。戲劇中常會碰到台語沒有這種說法，但其實不是沒有，而是語言發展中斷了。如何發展新台語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表演上，我們要說服演員這是你真的會說的。我們會出戲常常是因為演員也不相信他們說的語言，他講得再正我們都會出戲。

最後回應華語寫劇本再轉台語這件事。戲劇作品非文字作品，我們可以放鬆一點，八點檔劇本就是台語思維，他不一定用台語正字，但是大家都看得懂。

-----綜合座談-----

主持人鄭家和：

想要請問周導演為什麼會選擇做華語以外的電影？另外，你為什麼會意識到要找這麼多語言指導來幫忙？

周美玲導演：

1953年的綠島關了將近2000個思想犯，他一定會做語言管理，但是每一個人都有腔調，我想把那個時代表達出來，所以語言老師只教單純的廣東話是不夠用的，我要求他講廣東國語或國語廣東話。語言很複雜，所以我們語言訓練就有兩個月，而且連配角、臨時演員都有分配到他的生活背景。因為老師不可能陪我們住在綠島，但是拍片現場不一定會照排的戲演，所以也要求老師要隨時online讓我們請教。

如此複雜的方式，第一個反對的一定是老闆。姚文智先生我本來就認識他，他找不到導演來拍這齣戲，我說我來拍，因為我對女性題材很有興趣。但是宣傳團隊有人質疑花七、八千萬拍的電影，票房要一億四千萬才能夠回收，所以花七千萬不做商業電影不行。

台語本身就不商業，所以我和姚老闆討論我們想要寫實或票房，要先決定我們的價值觀。他說他要尊重歷史，但是問我能不能稍稍考慮票房。我叫他舉一個說白色恐怖又有票房的例子，宣傳團隊說《返校》，但是《返校》的操作就是全華語，他說這樣比較好賣，我都想翻桌了。最後是照我的意思呈現。演員很難找，因為演員要做的功課有很多。因為照我的意思所以我要對票房負責，最後票房四千萬，還要很努力才能夠回收，但是我認為這是對台灣、對歷史負責任的作法。

主持人鄭家和：

想請教林良儒老師語言指導的情況。若是整體情境都很好，但語言有錯誤，語言指導能要求導演再來一次嗎？

林良儒台語指導：

拍戲前有前期，過程有讀本，這是最重要的。我們到場也很重要，因為我們能夠知道演員想要怎麼樣的個性。現場很自由，若是演員感覺情境不同，台詞隨時

會變，但是你知道角色的個性，就知道台詞要怎麼改。現場控制由導演決定，大的錯誤一定要和他們講，而有些部分只是感覺這樣講不夠好，就看導演是否還有時間。有的演員有能力可以馬上改，但是有的演員沒辦法、臨時改會影響表演，也會讓觀眾看了出戲。

另外，台語指導有時會太過堅持想達成教育的目的。但是電影要好看最基本的是故事好、演員表演好，這樣台語才有教育的目的。台語和表演都做好是最好，但是有時一兩句沒講好，就讓導演來決定這樣的表演有過關嗎？我們的角色是協助演員把戲演好，不是規定一定要照我的做。

主持人鄭家和：

觀眾朋友有什麼想法想要提出交流的嗎？

觀眾A：

我是一個編劇，我在寫台語劇本會遇到一個問題。因為我是南部來的，我在寫的時候會寫南部的腔調，但是電視台的台語老師會改成北部的口音。播出來的時候就會有朋友問為什麼演台南高雄的故事但是北部的口音？所以想問這種問題該如何反映？

黃舒湄演員、台語指導：

這就要回到「語言的地方特色是不是你的重點？」，如果是你的重要背景當然需要，如果語言不是主要目的，其實統一成一種狀態就好。

林良儒台語指導：

我覺得是導演看完劇本後會感覺口音是否重要。已經有愈來愈多導演重視你所說的東西。你可以註明在裡面，導演理解就會找適合的人來改這個腔。

主持人鄭家和：

腔的問題是做台語工作需要重視的一部分。現在也有很多人在討論地方腔，我曾和洪惟仁老師討論過，語言腔調有對應關係，但是不能過度類推。

觀眾B：

我姓鄭。1983年新聞局開始管制，所有新拍的錄影帶都要送審才能發行。當時大家都很會說台語，故事講清楚之後，拍起來很快。但是剛剛講的花這麼多錢、這麼多時間還有這麼多問題，最主要的就是我們的台語愈來愈不好。電影戲劇要拍來讓台語流行，讓年輕人能夠開心地講台語。所以作品不是只看票房，要改變一下思維，讓一部片出來能帶動更多的觀眾進來。

觀眾C：

我想請教林木榮請跟我們分享你做《無罪推定》的經驗，再重來一次你還會做台語法律劇嗎？

林木榮製作人：

對我來講，所有不同類型的戲劇都能以台語來做。我這次就跟導演說：「為什麼用華語拍就ok，用台語講法律就怪怪的？」，我們以前看香港的《法內情》也是用廣東話講法律，也不覺得彆扭。雖然我們聽不懂廣東話，但是我們聽得懂情緒。所以語言對作品來講是很重要的工具，所有的戲都可以用台語做，只是我這次選法律戲。這齣戲最大的挑戰就是怎麼把華語的台詞用台語講出來，再加上演員要懂得表演。

每一齣戲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需求都會不同。所以就會需要不同語言的老師、不同行業的顧問，我們事前的調查也做了很久。語言是否正確交給教學單位處理，我們要做的是把戲拍得好看，讓他對這個語言有感覺、想去學，對我來說就有價值。

王昭華台語指導：

我希望未來如果翻譯還要指導一定要領雙倍。這是不同的領域，只是我們的生態太過不健全了才會如此。

我自己沒這個專長，但是我覺得我們很需要優秀的戲劇。而且戲劇很基礎的就是文字化，劇本出來是否要照演？這不一定。但是劇本一定要出來。

王秀容台語指導：

剛才講到腔調問題。一部戲劇一定要依劇情和角色來演，但是若只是描述一件事情，你可能可以用優勢腔。

另外翻譯的問題。一開始大家會覺得去顧場就要全部都會，但是翻譯的人和顧場的人對角色的認定不同，所以我是覺得同一個人去做算兩倍薪水比較好。

公視台語台台長—呂東熹：

我們台語台的預算都比公視高一些，我們台語戲劇因為有翻譯、指導，所以成本會比較高，所以在我們能力範圍內都會提高。

許多製作單位會寫「自然語」，我都會說台語台沒有自然語，自然語就是華語。所有戲劇都可以用華語拍，為什麼拍台語就要用自然語？所以說自然語的我們不接受。什麼類型都可以用台語拍，如果讓自然語變成一個破口，以後的台語劇就都會這樣拍了。

黃舒湄演員、台語指導：

我想補充報價是社會責任。除了問製作單位願不願意出這個錢，我們也要反思自己敢不敢要求？作為前輩提出的價格如果太低，會壓縮到後進的酬勞，他們會活不下去。

我做台語指導轉譯的課程鐘點費是3000~3500一小時，台語對白指導整個翻譯的過程要看集數，從12000到30000。老師們的標準應該可以再往上，大家可以過比較理想的生活。提供給大家參考。

主持人鄭家和：

謝謝各位與談人的分享。台語指導是在「指導」啥物？下半場在這邊結束，謝謝大家。



座談會後大合照。



座談中播放影片讓觀眾更了解分享內容。



周美玲導演分享如何在電影中使用多語言的表現方式。



三位台語指導認真聆聽林木榮製作人的分享。



林良儒台語指導回答觀眾的提問。